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詩序補義卷十四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小雅

侯國為風王朝為雅宗廟祭祀為頌此服虔鄭康成應劭王肅劉炫本夫序立言不刋之論也惟侯國為風故小戎奉命出征而義止侯國非如烝民諸詩美侯國意主乎美宣王也惟王朝為雅故黄

烏我行其野不與朝廷而大臣入告即繫乎雅也
惟其宗廟祭祀為頌故臣工遣於廟噫嘻以祈穀
可為頌不可為雅也王朝侯國不亦截然不可踰
哉或曰周禮六詩一曰風天子大射歌騶虞諸侯
賓入歌肆夏兩君相見歌文王而鹿鳴以下上下
通用安見王朝無風而侯國無雅曰編詩與樂章
不同如以樂章為據鹿鳴歌於鄉飲豈即為鄉大
夫之詩采蘩歌於士豈即為士之詩乎而雅之分

大小者何也以古序為主而參以朱子之說得之
序云政有大小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正義申之曰
大雅宏遠而疎朗宏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
局促多憂傷而怨誹朱子亦曰大雅氣象宏濶小
雅各指一事此辭氣由於政治之說也然朱子及
程大昌戴埴又以音節不同為言竊以為政之大
者辭氣濶大則音節寬宏政之小者辭氣稍狹則
音節亦如之但取文王以下與鹿鳴諸詩視之則

氣象可知也若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巻阿求賢何以大於鹿鳴政之大小同則專以音節辨之也或曰政治既均何以音節獨異如後世樂府共此一事而曲有大小調有正變不能比而同之太史編詩辨其類於毫釐之閒以協乎清濁高下之節嚴粲所謂純乎雅者謂之大雅近於風者謂之小雅是也葢廣大而正者大雅也而政治狹小音節輕揚者則盡置於小雅以大雅之體純而不雜

也小雅近乎風如菀柳都人士十有一篇於風尤近已駸駸乎開王風之漸而不入於風以王朝為雅也文王之什近乎頌而冠於大雅者以未嘗用之宗廟也或曰文王侯國詩為二南鹿鳴以下亦文王之詩何以為小雅盖二南為后夫人房中之樂鹿鳴用之朝廷編詩始於周公文王周受命之君也故以二南冠國風明王化之基鹿鳴冠小雅指王政之實也或曰七月亦陳王業何以為風曰

所以優成王也否則成王有變雅矣曰王風何以不列於雅棄其宗社自同列國又其詩皆風體太史編詩而曰風紀其實也尊之曰王存其名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盖傷之也

雅之有正變猶其有大小盖毛公承受之於孔門者也從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皆正大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民勞以下為變大雅其論

不刋蓋正變以時世君德之大叚言不徒一政一令之得失也文武成王之詩為正雅幽厲之詩為變雅其易見者也惟宣王為中興之主小雅有采芑車攻吉日大雅有崧髙常武似可以登於正雅矣然功業可覯而主德未終祈父黄鳥白駒之刺盛世曾有是乎史冊所載如不籍千畆料民太原敗績姜戎伐魯立少殺杜伯而非其罪其過多矣宣王之列於變雅猶太子晉以厲宣幽平並稱也

故存采芑車攻諸詩所以著其初政之美而終不得與文武成王並列為正雅者所以著其失也顧氏曰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一傳而周遂亡李氏曰先王之世役不踰期而離别之思怨曠之苦不嫌於自言不逼以公義而奪其私恩至宣王諸詩而此意微矣蓋積於中者薄則形於外者侈誇功振武之意多則惻怛軫恤之情少閑樂知

德雅為樂章自有不可掩之實非善頌之吉甫所能求合於先王之正雅也如以頌美之詞當躋正雅則衛有淇澳定之方中干旄鄭有緇衣亦將與二南並列於正風乎或曰成王賢主也何以雅為正雅而風為變風文中子言之矣主疑於上四國流言於下周公無故去國安得不以為變風別為變風者所以明著其一時之失而雅歸於正者所以予其全體之善也詩之例嚴矣蓋雅詩者體裁

之正也而時世君德又正故鹿鳴以下言君臣兄弟朋友之情而大雅之述文武者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謂之正雅若君德時會既處於變而因事進言美刺雜見仍不失其至正之體忠愛之心有先王之遺風焉故謂之變雅此盖聖人手定之故曰雅之有正變猶其有大小也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賔也　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賔得盡其心矣

鄭詩譜鹿鳴三篇謂文王時作是也按左傳穆叔於

肆夏曰天子所以享元侯於此曰君所以嘉寡君也

勞使臣也教使臣也名分截然可知肆夏為武王詩

而此為文王詩文王詩為兩君相見之樂亦以文王

為侯國諸侯當法而上下皆得通之也

一章我有嘉賔一語三述將嘉賔鄭重之至此中誠

悃已在幣帛未將之先既鼓瑟又吹笙又承筐裏面

愛敬無已不覺外面禮文曲至以冀得當嘉賓之心而人果好我乎示我以周行乎蓋未敢必也到得慈惠通疑忌釋言無不盡纔見君臣絶少睽隔處當作想望不定之詞以引起下二章意　周行訓大道即至理所在也

二章上我有嘉賓内已有德音孔昭三句意此方明言之德音美譽也示民不恌宜民也君子是則是傚宜人也皆德音所由著也就平日言此正示我周行

之根本方見其所言者皆從躬行心得來也詩人將嘉賓極力推重然後轉入我有旨酒以燕樂之或者式燕以遨遊乎蓋猶恐無以當其心而殷殷勸侑之無已也敖遊也燕飲非遨遊之地蓋借用字手足無所拘攣而自見從容容止不待矜持而自比禮樂如敖遊之自得者然

三章我有嘉賓跟二章德音三句來言我有如此之嘉賓而琴瑟並作懽然交忻至於和樂且湛夫而後

我有旨酒足以燕樂嘉賓之心矣和樂者心之和樂也湛者心之湛也至此真一氣融徹君臣無間自覺言無不盡而周行詳示矣將上二章所冀得當於嘉賓者一一收納而太和胥洽此所以開八百年之統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孔叢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可以知此詩所由作而此三篇有通之諸侯饗使臣者左傳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其義穆叔已言之有用之諸侯燕禮者燕禮通於卿大夫士惟敵體者不別立主而三詩皆得歌之也有用之於鄉飲酒禮者按註疏鄉飲酒禮有四一則鄉大夫賔賢能二則黨正正齒位三則州長習射於州序四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歌此三篇而安成劉氏止謂用於鄉大夫貢士之禮者非也有用之大射禮者大射儀歌鹿鳴三終言三終則兼三詩矣而鄭氏謂不歌四

牡皇皇者華者非也有用之於大學之始教者學記宵雅肄三朱子謂入學之始教以知君臣之義也若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文選註引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諷諫則以刺詩冠二雅之首猶之關雎作刺之謬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箋云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

樂之

役人之子而使父母不得養勾踐無忌之所不為而謂文王為之乎夫乃知此使臣必有兄弟而父母不失其養者也其曰不遑將父將之云者定省問視之事雞豚菽水之歡不得親承奉侍為憾耳不然魏風陟岵猶兄家居而弟行役文王仁政豈不及此或又謂此實使臣在途自咏非也此詩文王所作代使臣言之至周公制作遂録此為勞使臣之樂歌

一章叙其因公義不得盡私情也傷悲二字統冒後

三章念父母然含而未露

二章李氏本云此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也非也蓋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養父母也

詩有以馬病而形人之勞者卷耳是也有以馬强盛而形人之勞者此篇是也蓋馬衆多則行役不一人馬强盛則疾行不能止正與靡盬映合

三四章此詩作之自上説到不遑將父將母愈見仁

心悱惻若鵲羽作之自下説到父母何嘗已覺悲怨入骨仁暴興亡正於此分雖為孝烏觸景關情代寫至此不特善體人情抑亦曲傳景物

四牡五章章五句

徐氏光啟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乃托為其人之言甚而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處畢達於黼扆之前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臣一體至於如此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呂成公曰作此詩以遣使臣在文王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也

風雅頌四始莫不提文王為標準以垂法萬世所謂儀型文王萬邦作孚也　後序遠而有光華乃取皇華之興意非光華之華即草木之華也傳自明言遠對于彼原隰言有光華對皇皇者華葢華之鮮明正

與使者車馬旌節兩相輝映而使臣恪恭君命其於
輿衛分外光彩
通篇以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為主下四章前三句駪
駪征夫也諏之不已而謀謀之不已而度度之不已
而詢每懷靡及也着每字便含諏謀度詢着懷字便
見諏謀度詢皆有一番虛心誠意貫注其間非泛然
廣咨而博采也
此非勉其當如此咨訪也蓋於遣使之時若預知其

能如此而勑戒之意自在言外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春秋内外傳與毛公詩傳小異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漢武帝時人左傳行於劉歆其立學官在成帝之世故鄭樵曰毛公之世左傳未行此傳與内外傳合而少變之考三書述穆叔之言俱云臣聞之可見古有是解而述於左國又述於詩傳故彼此小異也

或據周禮小行人之職謂是詩作於成王之世非也儀禮工入升歌三終以為樂章可知詩在周禮之前矣

常棣燕兄弟也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此文武燕兄弟之詩也續序以為閔管蔡朱子偶用之然於總傳仍不之取蓋此詩之旨與後序所云正相刺謬也周公之誅二叔天理之公也而二章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一似公深悔坐視叔之死而不救者

然三章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叔之死公亦惟有永歎耳豈有助於叔乎叔以殷畔禦侮之義謂何四章及此果閔叔乎二叔所為誠恐不如齊陳友邦也五章不如友生何以譏焉六章曰既具七章曰且湛夫骨月相殘辟者辟囚者囚公膴傷之猶曰既具而湛乎疏謂周公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是公內懷慙德鰓鰓焉求白於天下又恐人尤而效之其表不正而責之影乎聖人作事可法可傳後世有如二叔者

誅之可也公行於兄弟石碏行於父子皆不失為純臣尚何疏兄弟之慮乎然則燕兄弟而及死喪者安樂之兄弟易於猜嫌患難之兄弟乃見真性天子諸侯皆安樂之兄弟故想到患難以激動其天性之真耳

一章凡今之人所該甚廣下文朋友妻帑室家俱包在內下七章總發明此句之意即第五章作一轉捩莫如不如兩兩相反

爾雅唐棣栘常棣棣明是二木唐棣華反而後合常棣則華鄂相承一喻夫婦之别一喻兄弟之和詩人取興非苟焉已也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興弟以敬承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二章以死喪時之兄弟言之詩記王氏云不得保其所居而裒聚於原隰之中當是時人各親其親則非

兄弟孰肯以相求哉兄弟患難相求常人之情自然如此不獨周公也裒聚原野如衛為狄滅戴公文公廬於漕邑之類

三章以急難時之兄弟言之脊令之首動尾揺一體相應猶兄弟之於急難如左右手之相助也　死喪是禍患已成無處相助兄弟惟求與之相依而已急難是禍患將至必併力相助存亡一體而良朋雖云關切只永歎而已

四章以鬩墻時之兄弟言之説到鬩墻已是人欲昏迷而同心禦侮天理爛然是交好之良朋猶不如小忿之兄弟於此自驗良心激動尤為親切烝進也戎助也言不能出身進而相助也

補正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況也永歎非不同憂也而節不可踰也同室之親捍禦外侮雖敵者以為宜朋友則情勢有隔矣聖人之言皆當於天理之極非以朋友為不足重也

五章言患難時則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安樂時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兄弟所以相猶也豈知安樂時雖室家妻子總不如兄弟之樂乎此章作一轉捩正引起下三章之意兩既字蒙上文之詞非實境也六章言安樂時之兄弟也孺是從平日至愛中流出非有所强也玩集傳上二句為室家聚會之樂下二句方言兄弟則於莫如兄弟之旨更親切　補正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惟兄弟相聚則怡然相樂如孺子

然至性發見之自然也

七章世之親妻子而踈兄弟者多矣試思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同調然必使妻子亦和好吾兄弟則兄弟翕聚而不散和樂且耽以終身矣

八章言室家之少長咸在而兄弟不具則必有岌然不安者兄弟而樂且孺則有以宜其室家矣妻帑聚處而兄弟不樂則必有慊然不怡者兄弟而樂且湛則有以樂爾妻帑矣益由兄弟及之而無不各協其

情也常人兄弟相殘或禍延家室或憂及妻帑蓋厚室家妻帑而薄於兄弟者其厚也人欲之私也厚於兄弟而及其室家妻帑者其厚也天理之公也究圖雖承上二句然已總結通篇此詩言兄弟而推於死喪急難鬩墻安樂情之變理之常當戒當法無不纖悉畢具凡天下之為兄弟并人生所以處兄弟之遇者皆不外此懸空設想欲人之反覆究圖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董氏曰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此當從箋為文王燕朋友故舊而作於何驗之諸侯六篚言八篚就諸侯之禮而加盛天子則十二篚不應反絀篇中所陳多與禮經不符知非武王有天下

周公制禮作樂時所作也且通體規模氣象絶不類天子儐燕天子者以武王亦用之也

一章引起下二章燕飲朋友之意詩所云伐木者斲削以成材求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言伐木此以伐木鳥鳴興人之求友也補正取友必求勝已者自鄉國而天下每進益上出谷遷喬之義也按此則求字內有擇之慎取之廣意朋友之道在於學業相成傷於比匪苦其凶終皆未得為和平也末二句舉現成

言之上面包括無限求友道理和者乖戾不存不特心相同亦道相濟也平者形迹皆化不特自忘其勢并亦使人忘己之勢也終者始終不渝也神聽非盟誓之詞言和平之極足以感格神明也燕朋友而以神聽和平起蓋未有道誼不孚而漫言友者先叙一段義合神交則投契衎樂已在燕禮未行之先

二章許許集傳云衆人共力之聲興求友之當廣也

已含起諸父諸舅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乃自省語箋

云無使言我弗顧加一言字非詩旨矣於粲洒埽正
為陳饋而設二句正對釃酒一句疏云八簋黍稷之
器公食大夫禮上大夫皆六簋集傳八簋器之盛也
何氏楷兼饗食燕禮本孔疏然饗禮體薦不食爵盈
不飲今但言肥羜下肥牡亦羜之牡者不用大牢也
曰八簋曰飲湑則飲且食矣故箋但云兼食燕未嘗
言兼饗禮也
三章伐木既下于阪則地益廣而人益衆說到乾餱

不以分人遂至有德體貼人情極真切　傳云湑茜之也茜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集傳云亦釃也酤傳云一宿酒蓋言方釀也箋云買也補傳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言命有司曰有酒當湑之無酒當釀之不可以有無為辭而況乎其已湑也連用五我字情意肫肫正與上章兩微我相應朋友以義合者也諸父兄弟以恩合者也諸舅義與恩之間也一章燕兄弟重

在恩蓋至親莫如兄弟故言兄弟已該得諸父故不言諸父也此章燕朋友重在義故先諸父而後諸舅由親以及踈也先諸舅而後兄弟由尊以及卑也于兄弟叙家人之禮敦一本之誼但曰和樂且孺和樂且湛而已若朋友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雖禮極其盛情極其洽而欲如兄弟之依依若孺慕則不可得故友道之廣諸父諸舅兄弟皆在所友之内而友道之嚴雖諸父諸舅兄弟皆在輔仁之中友也者友其

德也故燕兄弟德位不之拘其情意在禮文之外常棣所以不言盛禮也燕朋友雖諸父諸舅兄弟聯以情者未嘗不綰以義其情意在禮文之中伐木之所以備言盛禮也此燕兄弟朋友之别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詩所云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後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原始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

由斯而興而五詩之繼天保也已為之兆矣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伐木有鳴鳥之刺蓋泥傳以嚶嚶為驚懼也詩攷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又即作於民間之說自昉也

天保下報上也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疏詩者志也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

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其義非此故答上篇也篇内有于公先王之文是詩當在武王之世大臣頌祝其君之詞周公制作既以鹿鳴以下五詩為人君燕臣下之樂歌而臣之答君取是詩焉故作詩有先後而定為樂歌則周公時也若以為成王時詩則序不得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矣

一章言天之保定爾者亦孔固矣使爾德日積而盡厚則何福之不更新也使爾德日增而多益是以獲

福莫不衆多也

二章惟有盡善之德故動履無所不宜而能受百禄惟能受禄於今日故天又降福於將來一氣說下

三章說德福處上二章已盡此則蹴起三如字借山阜岡陵等以形容之莫不興與莫不增相呼應興起也增之始也如山已高而如岡是山脊則進而又高如阜已大而如陵是大阜則進而又大而其高大且未有艾也如川之盛長而不已焉一步進一步所謂

莫不增也然福之日增由德之日懋已在言外

四章補正云五禮惟祭祀為吉蓋國家無事君無喪疾春秋時享君臣盡志以從事於宗廟人事之吉莫大於此故此詩與大雅既醉之篇皆以為祝嘏之詞而此詩推本於羣黎百姓之徧德益未有不成民而神降之福者

按史記周自后稷至公劉四世自公劉至祖類九世當武王有天下立七廟以后稷為始祖廟廟不遷三

昭三穆親盡則祧此詩作於武王禴祠烝嘗為四時之祭則所謂先公者后稷而外止有高圉亞圉祖紺也五章或謂至此方點出德字不知上面俾厚多益戩穀罄宜皆爾德可為民極處不然則而象之無由矣天之錫福是虛說受福於祖從祭祀時實說說者欲於前三章補出郊祀恐饗帝饗親時地皆異不必併作一篇

顧氏炎武曰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

相安神奚自而降福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宗崇降非祥有禱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重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

六章四如字直起或謂末句當總承與第三章一例非也

月取上弦日取始出郘子云華方蓓蕾為盛開則為將衰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帥同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之實矣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為樂

歌也周世居戎翟之閒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伐周弑幽王者也其北爲玁狁顔師古曰薰鬻玁狁皆匈奴别號即前此廹逐太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俱無伐玁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是事因以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帥乎豈作一詩美南仲又一詩美吉甫乎朱子以爲武王以後詩欤武王伐殷如西之羌蜀

髳微北之盧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又考常武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沈氏謂豈有太祖與耳孫同將朱子告余正父南仲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為太祖為士大夫祭始祖之證此見於語類後採入禮纂者又思齊集傳文王之禍如羑里之囚玁狁昆夷是也可知傳以南仲為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太王事薰鬻即玁狁也緜之詩昆

夷駾矣言昆夷駾則玁狁之服可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及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玁狁緜之篇追言德化故止言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玁狁叛商文王奉天子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為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玁狁也至後日定為樂歌凡周家遣戍役勞還率

還役皆用之則又以周為天子叛國即為獫狁矣惟其所用而指之豈必泥其詞耶

一章二章通篇述戍者之詞或謂作詩以安戍役之心則又是驩虞之術蓋先王勞民實出於不得已遣戍之時憫惻極其真摯故戍者欲歷之境一似人君親履其地親嘗其苦方見痌瘝至意

三章戍者常期過十一月而歸歲亦陽止至十月矣則代者至歸期已及而云我行不來盖敵騎犯邊正

在此時須整頓一畨必死之心纔能萬全無害則平日兒女之情何從入其寤寐上憂心孔疚句唐氏汝諤云此句若與上六句不相照管程子曰雖憂心孔疚乎下句陡然抉轉分外精神

四章五章承上章我行不來而推其心如此四章敵來則攻擊之疾五章敵去則戒備之嚴古來禦戎之策不外此　補正彼路斯何乃君子之車也君子尚勤於王事而不得顧其室家況吾儕乎隐然激以大

義獫狁出沒無常故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遇敵則
致其果毅也豈不日戒無事亦不忘儆備也
亭林顧氏曰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
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
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
六章莫知我哀雖蒙上文歸途說然已統結全篇葢
到得歸途痛定思痛從前憂思可哀即舊發處亦可

哀也莫知我哀四字何敢上訴而人君於遣戍時先代之言實一體相關念念周到

采薇六章章八句

詩所云先王之世師以義動役不踰期然而離別之思怨曠之憂皆人情所不免親其事者不嫌於自言亦不逼以公義而奪其私恩文王四牡周公東山率由斯志至宣王諸詩侈其盛威於中國者而此意微矣

出車勞還音旋率音帥也

自武丁中興後殷遂不振至紂而叛者六州故玁狁昆夷乘釁而起窺伺中國若文王則歷聖相承正當蹶生之日西戎北狄久已帖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受命商都非豐邑也曰王事多艱維其棘矣殷都告急非周京也然則皇甫謐曰四年正月丙子朔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者誤矣文王為西伯轄西北諸侯戎狄交通發難奉朝命遣將勤王乃其

職也然則竹書所云帝辛三十六年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者謬矣文王既出羑里賜鈇鉞得專征伐然後平戎狄伐密須史記次第秩然然則詩序古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者謬矣顧兆麟曰此篇或一章中叙述兼行或詩人自言或述其人之言三百篇别出一格

一章我出我車兩我字皆詩人之詞猶云我兵我國家也言出車於牧斯時大将向軍士而告曰自天子

所命我來矣提出天子便見臨軒授鉞奉詔出師何等兢業即下文王命南仲及天子命我也程子曰謂我命我也下四句俱詩人之言末二句是申明其故二章嚴緝云設為將率之言非也乃詩人之言耳彼牧商牧也彼郊商郊也詩作於文王故曰彼出車於城外古之制也悄悄謀之秘也況瘁行之速也

補正戍役之所憂曰載渴載飢曰靡使歸聘而將帥之所憂則僕夫況瘁而已蓋愛其身家者小人之情

也忘身忘家而獨憂心於僕夫之況瘁所以撫循曲至甘苦必同而能得下之死力與

三章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文王知南仲之才舉賢自代紂即以命文者命南仲故旂旐等物諸侯儀仗南仲並得建之且此詩文王時作以勞將帥無自稱王稱天子之理然則此章為詩人之詞蠡測謂國人所作亦非也

此篇舊說多未安伊川以朔方既城玁狁自服夫一

則曰玁狁孔棘再則曰獫狁孔棘何等聲勢豈金湯屹然按兵不動便能帖然向化則末章所謂執訊獲醜者又誰執而誰獲也可疑一也詩言玁狁于襄傳曰襄除也王介甫引墻茨不可襄為證姚舜牧曰是埽除之義詩明言已克獫狁而先儒必云據險而獫狁自服可疑二也禮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采薇遣戍事在春初則出車亦當在春初殷都至朔方地非甚遠豈春初出車迨黍稷方華至朔方可疑三也

華谷謂昔我往矣自玁狁啟行以伐西戎可謂能圓其說但猲玁莫甚於玁狁南仲措置亦莫重於玁狁其於西戎不甚費手觀詩云玁狁于襄平西戎後又云玁狁于夷可見乃伐西戎自六月至明年春仲經營八閱月而玁狁反不兵自服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可疑四也北狄犯邊防秋最急朱子於采薇傳發其旨苟强敵未摧大將統軍刻期西指吾恐金城雖壯而乘虛再發則腹背受敵可疑五也既平玁狁奉

詔征戎兵機貴密室家何以知之可疑六也因於每

章下詳之

從來禦戎之道雖以守備為先攻戰為後然未有不

能戰而足以禦敵者也此篇但寫兵車之盛而伐玁

狁之戰功只在玁狁于襄一語葢既城朔方設險據

壘然後出兵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綽有餘地于襄

者戰而獲勝將一月三捷之望有以報九重而執訊

獲醜之功亦以酬西伯矣

四章述將率之詞也前六句已包括在上章玁狁于襄內此不過借將率自言其勞以遞下伐西戎耳昔我往矣言往伐玁狁也今我來思玁狁既衰自朔方而來也黍稷方華六月時也雨雪載塗塗路也十二月時也蓋玁狁最强朔方既城退有餘地屯師於此或待其來或邀其去或乘其懈不出南仲運籌詩所謂往者以朔方既城之後王師出壘往伐之第一次也自六月以至冬盡或為善後之計或為招撫之策

經畧為艱所謂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葢指此也功成之後正賦歸來而伐西戎之詔又至不得不移師而西所謂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也至伐西戎全不費手閲一月而畢其事故雨雪載塗而往春日而凱旋也傳誤解載塗為春日既與末章春日相戾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其説良允又以載塗為伐西戎之後則非也出車至六月而後伐玁狁者一則養士氣一則城築之事畚

掲之勞正須自春至夏也疏止謂休息亦非也

五章傳曰君子斥南仲也疏云諸侯未見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南仲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往薄伐西戎而平之

程子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此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　東萊呂

氏曰嘤嘤草蟲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兩見於谷風小弁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此章承上簡書來正寫平戎之易盖詩人之詞也緜之篇曰昆夷駾矣言奔突而去正此時也此甚不費經營自冬盡至春初自足了此故下章春日可以整隊而歸

六章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亦當反命於天子之所執訊獲醜獻平獫狁之捷也玁狁于夷告成功也然曰執曰獲則其神武不殺亦可見矣此亦詩人之詞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此東山詩之藍本也但寫室家之思而前面便有征

夫思家一層即東山前三章意也後面便有征夫既至一層即東山詩後一章意也　此詩不是寫其憂正是寫其喜寫其憂者詩詞也寫其喜者詩旨也遣役隱風以義雖言靡室靡家而歸於我行不來勞役專敘其情雖言王事靡鹽而歸於征夫邇止若兩詩互易便失當矣可知序說最古

補正國風所載婦人思其君子不過家室之情男女之思而已此詩則曰憂我父母而不及其私則所見

者愈大而所憂者愈切矣以舅姑之憂為憂則所以體君子之心而代其子職可知此亦朱子所云讀之使人氣厚者也

一章繼嗣我日我字不虛下言彼處王事靡盬一日過一日而我處倍數得分明於是從秋冬說到春暮說到春盡從征夫之暇想其可歸從可歸想其不遠想其甚邇無限曲至

二章上四句公義也以征婦言下三句私情也以思婦言

三章陟山而杞可食視去年采薇遣戍之時已過期矣車敝馬罷正從此看出憂我父母補傳云征夫以王事未歸貽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寬父母謂車已敝馬已病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按但言父母之憂則養已有人葢有兄弟而可以行者也

四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䟽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匪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病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朱傳以南陔附杕杜後為鹿鳴之什而以白華華黍魚麗諸篇為白華之什今改從舊次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而能備禮魚麗之序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程子之說詩之所由作也蓋文武即燕饗一節以見庶物

繁盛太平禮備猶周南於芣苢見化行俗美於兎罝見賢才衆多耳傳推之取有時用有道百數言即此意也續序者以此詩爲什終遂謂終於逸樂可告神明失其旨矣朱子謂燕饗通用則據周公所定之樂歌也

旨且多箋云酒美而魚多也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

魚又有　恭錄

折中云春秋書多麋傳曰魯所有也又書有蜮傳曰魯

有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詑其多所無之物詑其有而多之易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

物其多矣三章物指凡為燕饗之物也推開一步以見無所不備方於前三章不復而太平備物景象形容得盡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十五句

詩序補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燿

詩序補義卷十五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南陔之什

蘇氏轍曰毛公推改什首子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傳云南陔六詩秦火之後義存辭亡董氏適鄭氏樵以為有聲無辭朱子亦主樵説然集傳云此笙詩也詩即辭也無辭何以云詩考史記漢書俱云詩三百五篇除去此六詩舉現在之數也可知此六詩至漢已亡毛公所謂無其辭是也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也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魯鼓薛鼓之類也如謂亡於删詩之前宜名

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留其目則禮有貍首又有九夏何獨舍之如謂此但詩題耳不知後世有題而後有詩惟三百篇先有詩而後有題取詩首句或一字二字以名篇即所謂題也若詩無南陔白華華黍等字則六詩名篇者將何所出且合樂三終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吹鵲巢采蘩采蘋笙之所吹不獨六詩矣不得謂笙有譜而不必詩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

此只就燕飲一節以見君子樂與賢人之心也與相與也猶交也燕飲何足以與賢然非此則與賢之心無以將之則君子至誠已在式燕之先上以誠相感下以誠相應但覺賢人未至求之甚勞賢人既至親之益至既幸其相安又樂其不去以類相引來思者不止一人以久而深綏之者非徒今日信是宇宙泰交君臣一氣此周家之所以致太平也鄭譜曰成王

論其世也集傳曰主人畧其分也至通於燕饗乃言其用非詩之所由作也

一章以嘉魚興嘉賓上二句重罩罩字下二句重以字罩罩者上下四旁多方求之必致而後已烝衆也久也此只就久言猶云耐心求之不憚煩也不以衆言者疏云重言罩罩衆自明不假復言衆也以樂至誠相感委曲周至必至樂而後安也

二章汕汕補傳恐其伏以衎者使之盡情極意其樂

無幾微之伏於中也兩章自有淺深

三四章言賢者之感其意而來也綏者賢者安適之甚彼此融洽正如甘瓠之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說文疾飛貌烝從箋訓久意言來而能久不是暫至而即去也君子有酒燕而又燕不是既燕而即已也主人戀賓賓戀主人渾然無間謂之泰交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此據儀禮則燕饗通用之樂歌也然其作詩之由則樂得賢也朱子鹿鳴傳云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之是也樂得賢者人君既得賢而樂之深故形為歌咏以寫其愛敬無已之心也曰基曰光語其始也曰父母曰德音語其用也曰眉壽曰黃耇曰保艾要其終也蓋從今日所得之賢想到賢者耄期之日并想到賢者之必有賢子孫無非利我國家綿我

國祚皆於今日始之則此時之傾倒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曰樂得賢也

一章詩緝云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是正意已包在興處樂是人君樂之邦家之基實心實政以立國家之本也下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多其名者喻賢之多而皆有用也萬壽無期承邦家之基來蓋根基固則歷數長所謂博厚而悠久也若遽説賢者之壽則複後二章意

二章有桑有楊興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無疆承邦家之光來君身光顯聲靈赫濯則國祚綿長亦自然之理

三章李氏樗曰民之父母其所施者不忍之政則民得所親矣不已言其令聞合於衆聽無已也

四章胡不眉壽言壽則其固然也𦙍高或倦於勤令聞未必如初故曰是茂不已曰繼一日也是茂終如其始也

五章保艾爾後謂養其後世之子孫以保我子孫黎民也

此篇只重德上首二章言其德之有益邦家有關歷數三章言澤及生民名譽久遠無非德也末二章言其一身壽考固足為國家之世臣遐不二字作遞過勢德音是茂畢命所謂惟公克成厥終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是也保艾爾後如伊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世為國輔畢命所謂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是也皆言其德之徹始徹終至歷世不匱樂之所以至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按潘氏云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蓋謂毛公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南

陔南隴也白華見於變雅為刺幽王何以並知為孝子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朱子疑白華之序尤無理學者正於無理處想見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即鑿空杜撰詎能至是序最簡樸間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旄丘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潔白即為白華之白也三百篇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斯多子以美子孫衆多葛

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虐碩鼠刺貪時邁言
廵守有容言徹子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
合遂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衹見螽斯二
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既以為無理序與篇名相合
又以為順文為詩序者難矣束晳之前補此六詩有
夏侯湛昭明不入文選遂致無傳晳之補笙詩猶皮
日休之補九夏范氏處義棄瑕取瑜晳之幸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此來朝而燕燕諸侯之樂歌也或云此篇朝諸侯下篇燕飲非也諸侯朝見天子極其恭肅安得云笑語豈弟序云澤及四海者原解云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按諸侯順命兵革不作是王者聲靈被及四海即此是王者之澤不然背叛在諸侯困瘁在小民矣序者見其大不語其小非為零露二字作註解也

一章蕭蓼然而上榮露滑然而下墜君臣泰交之象

也故以為興集傳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譽者即君臣

一德之美名處者即君臣相悅之至樂也

二章傳曰龍寵也按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寵

光之不宜識華定李氏謂指第二章也為龍者所謂

邦之榮懷是也為光者所謂邦家之光是也其德不

爽謂與龍光相副而不爽壽考不忘在天朝則勸於

旂常在爾國則沒世歌咏方盡不忘之實

三章天子於諸侯由一本而同姓由同姓而異姓極

其親睦諸侯之宜親睦者尤莫如兄弟而被天子之化無不宜其兄弟焉皆天子宜之也

四章集傳鞗革和鸞指諸侯之車竊謂載見之龍旂和鈴以未見之前言之故云休有烈光此鞗革和鸞以赴宴而來既宴而歸統始終言之故云萬福攸同冲冲而垂雝雝而和便見動容周旋中禮以之恪守侯度共樂昇平福之所以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集傳以前篇為始燕此為終燕按前篇言零露瀼瀼濃濃此曰匪陽不晞前篇曰既見君子燕笑語兮而此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次第秩然詩人早自下註脚也前篇初燕語意濶大故序曰澤及四海此篇終燕情意篤摯故序曰燕諸侯然甯武子曰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則亦澤及四海之意也

前二章留賓以盡其情後二章樂賓而美其德露者

天之澤燕飲者人君之澤天之澤以曙為節未曙則未已也君之澤以醉為節不醉則未已也此興意也歐陽氏以豐草興諸侯是也露被於豐草其澤深而無不沾足宗室以飲諸侯其情浹而無不盡醉乃申明不醉無歸之意

宗傳曰宗室也燕禮膳夫具饌於寢東鄭註寢路寢也名南采蘋亦曰宗室則指宗子之廟彼以大夫言之此天子即宗子是正寢也後二章亦承醉字又見令

德令儀如此也蘓傳露之在草也如將弗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陳氏云杞棘中實故興令德桐椅外文故興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六篇無辭凡十七章八十六句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天子報有功諸侯之典重在錫彤弓不重在饗以彤弓為非常之賜故設鐘鼓行廟饗以非常之禮樂將之也集傳燕有功諸侯燕宜作饗乃與本文合

此篇辭意自明而解者多誤如受言藏之王自命有司藏之天府耳而箋謂諸侯受而藏之王肅謂藏之家以示子孫則下四句難接中心貺之言中心誠欲與之也重中心二字疏所謂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也說者特重貺字則一朝兩字無力饗者行饗禮也

蓋行饗禮於廟而以弓賜之疏謂先賜弓而後饗王氏謂即獻弓於諸侯無所為燕饗皆臆說也讀集傳呂氏說而諸說皆破

右之疏云勸勞其功集傳無有尊意詩緝謂與侑同俱指弓言不指饗言葢饗禮上章已言之下二章鐘鼓既設已該饗意右之醻之專以賜弓言之醻報也謂報功也　首章中心貺之則欲與之矣故下但言饗之而與之之意已見下章但言喜好則該不得與

字意故明云以此弓右之疇之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才也　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此太學之士樂君子之育材而作此詩吕黎以為頌上之詞是也中阿中陵喻培植之廣厚中沚喻浸灌之滋深儀者學士之威儀也蓋一番進見一番整頓威儀便見多士濯磨容止可式而對面人君之樂得

賢才以禮接見可知矣

樂者樂君之育才喜者喜已之成材

百朋指爲利禄則雅歌中有俗腸矣盖泥益之六二或錫之十朋之龜也不知聖王視學其鼓舞作興有加無已德賴以成業賴以廣則其貽我者不啻百朋之錫也

末章總括始終結之盖始也才之或成或否其心如舟之無定也既見君子而長育之大以成大小以成

小無有棄材於我心休休然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云從此至無羊為宣王之變小雅

周之先世常患戎翟文王木拔道通奉命出師采薇

三篇所由作也至昆夷駾矣翟患遂息武王伐商蠻

夷君長皆會成王通道九夷八蠻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自昭穆共懿孝王以至夷厲之世玁狁復熾諸戎並興蕩所云内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是也宣王於是有六月之師然則六月以前正小雅也六月以後變小雅也毛公於正變相承特著此序見内治缺而後四夷侵其云廢者至夷厲蕩然而不自夷厲始也四夷者治亂之鑒也治則後服亂則先動驪山之禍殆兆於厲宣之時乎六月

之序何以知為毛公所作皇皇者華傳曰周忠信也序云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此其證也

六月之詩是寫吉甫行師之善序曰宣王北伐歸美於上也一章出師之匆遽而二章之整暇三章之嚴翼一時互見並行不悖此方出師之吉甫也於是有四章之選銳前驅五章之大隊追逐此應敵之吉甫也而歸宿於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盖大功既成策勳飲至所謂君臣之間穆穆棣棣也或云詩中未嘗侈

陳戰功是禦戎之法不窮追否斯則固然然王者有征無伐奉命以討不庭軍至而服無容誇戰後世露布盛稱殺敵不特啓好殺之心并亦失立言之體此詩只言車馬之盛籌畫之善而戰而獲勝只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括之方是堂堂正正王者之師

一章見倉卒興師人情擾攘即戎車三句亦是急於興師處下四句則推其急之故也然亦見天子臨軒大將受鉞軍政修器械備不待接戰已知王師之威

武　匡者正中外之防正中外者所以安天下也故
三章曰以定王國
二章上章寫車馬處一氣赶來只完得一急字故此
章見急中有暇閑習自在平日至臨時而比之復試
之果合於馳驅之法軍服製於平時至臨時又更新
補缺無一之不完備以戎車載此常服可以疾行而
必以三十里為止息從容應敵而不至於過驟也
三章車馬服物上二章已盡故此只以四牡二句遞

過以歸重將帥之德嚴紀律嚴也翼陣法善也恭敬以從武事臨事而懼也皆言將帥之德遠人不服則天子不尊安内攘外正以輔佐天子也此三章言不畏敵亦不輕敵不以躁進取功不以縱恣取敗用武之善術也

四章是出師赴戰下章是戰而獲勝不可以此章為前鋒而下章為全軍言敵之大隊在焦穫偏師已至涇陽而我之全軍即於涇陽與之遇焉織文鳥章二

句巳通寫全軍斾繼旐如燕尾者也鳥章者前朱雀也白斾以繼旐龜虵為旐後元武也巳是全軍旗幟元戎十乘不過軍之前鋒率以先驅或以攻瑕或以誘敵而全軍即進若止以十乘摧堅非萬全之策也五章上章旗幟鮮明既有以奪其魄而此駟馬安閑壯健復有以制其勝前軍既鋭大隊亦勁於是敵棄涇陽棄鎬與方幷舍焦穫而遠遁我軍薄伐玁狁自平凉逐之出塞至固原而還不窮追也固原古大原

也戎車四牡無元戎與全軍言之安者車不安馳也
佶且閑者馬與人謀也此正寫挫敵處　文以安內
武以攘外盖統承四章贊美之　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則大將吉甫無疑下篇云顯允方叔征伐玁
狁則此時方叔亦在行閒耳
六章何氏楷云首二句王燕下是吉甫自與諸友私
燕也按吉甫敵愾有功彤弓旅矢之錫正在此時劉
向所謂吉甫之歸周厚賜之正指燕喜受祉也然只

作遁過之勢亟入自燕追出張仲來以見將相和衷忠孝一德吉甫之所以能成功也來歸自鎬自鎬京歸於尹邑也我行永久告家人之詞也諸友中孝友之張仲常在左右故能篤其忠孝和其性情嚴急而應以從容觀變而不失常度大功之成豈偶然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按宣王北伐南征及淮夷徐夷四役詩人皆作詩美之獨西戎無聞焉豈四夷並起戎獨帖然乎盖

千畝之敗王師無功大原之料事後莫補也然則不足以服犬戎也久矣東遷之禍殆萌櫱於此

顧炎武曰周世有戎禍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非

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

采芑宣王南征也

此詩是寫方叔行師之善而歸結在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二語前二章只寫上公車服之盛便見元老率師六軍聽命車馬駢闐旌旂燗爍已有如霆如雷之勢早為壯猷寫出一段氣燄第三章末戰而肄習將戰而告誡既戰而作止有節所謂元老壯猷正在於此而末章明言之以收全局蠻荆來威告成功也纔

見車服可尊謀畫盡善然惟克盡壯猷之實斯不愧元老之名

一章詩人言釆芑必於良田猶之治兵必得良將良田無敗疏良將無弱卒也師干之試古重車戰車即所以捍禦者試車與人肄習也上六句言軍之衆且練而歸重方叔之涖師下三句言車馬之盛而歸重方叔之率師早為方叔出色注到克壯其猷上

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用寡易用衆難方叔將

之布陣不亂進止有法如臂使指眞所謂壯猷矣

魚服矢服即采薇所謂象弭魚服也沈氏守正謂此

章言車馬不言器械不當獨言矢服左氏歸夫人魚

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亦可飾車也

戎車不應有鈎今曰鈎膺則知路車金車也疏云不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軍未至戰

時故不言戎車也

二章從戎車之盛旌旂之美寫出大將命車命服照

耀耳目不是說車服是寫車服中人耳不然王昭素規橅卧龍綸巾羽扇猶是而其人已非

三章兵以鼓進以金退鉦人伐鉦鼓人伐鼓各有所司三令五申之於是進戰之時鼓聲不暴進不躁動鉦鳴而退氣且有餘所謂步伐止齊之不愆方叔壯猷全體皆見　末二句按左傳鞌之戰張侯曰兵之耳目在吾旗鼓又陵之戰陳書曰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故鼓聲不絶則戰不止必聞鉦而後退振旅謂收

兵也與左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微不同蓋彼則講武既畢整衆而歸此則對伐鼓言謂戰畢而鳴鉦收兵也戰勝收兵則其行聲闐闐然餘勇可賈也詩但言伐鼓不言鳴鉦者亦猶上文鉦人伐鼓偏舉互見也爾雅振旅闐闐郭註闐闐羣行聲此承振旅來不得以孟子填然鼓之為證　此章已寫到戰功然不及克敵之事但言其進止有法乃見王師無敵不失詩人立言之體又以見其師一進敵即敗北而我不

窮追也

四章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為一篇結穴氣歉者多靡氣盈者多逞皆不得為壯方叔率止直貫至如霆如雷言方叔率之以執訊獲醜者此嘽嘽焞焞如霆如雷之戎車也以此氣燄何難搗其巢穴而疇昔征伐玁狁之方叔於蠻荆來威即已還師依然薄伐至于大原之舊法也斯之謂壯猷斯之謂元老

蠻荆之敢抗中國恃其衆也故方叔必總大衆以臨之其車三千至此始言其故威者畏服也舊以威屬天子則來字無着來威猶云來同來朝耳提出征玁狁見南征北伐寛嚴一轍如南仲之伐西戎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此詩之旨朱子全録後序只增周公相成王以下二十三字以見昔為常制今為曠典正首序所謂復古也或云宣王重在會同詩人重在田獵非也田獵亦即會同中事詩人寫田獵正寫會同之盛也

一章只四語前便包內修外攘後便包會同田獵中間便包修車馬備器械而曠典創聞人心鼓舞期會布告百職待命無不在內駕言徂東猶云乘輿已駕傳令將往東都也

二章上泛言車馬而此特提出田車上泛言徂東而此特提出行狩蓋徂東是第一通號令重在會同行狩是第二通號令飭戒有司者專主田獵詩人初聞之則言徂東繼審之則言行狩故兩言字即宣王之命不可作語助也然言徂東猶未徂也言行狩猶未行也甫草地名可獵之所

三章詩記云言選車徒備器械謂當搏取禽獸於敖地未實行也按建旐設旄搏獸于敖皆選徒者飭戒

之詞此其所以囂囂也凡徒衆有聲則選者之聲反無以别今則徒衆翕靜無聲惟聞選者之聲囂囂然或以囂囂礙下有聞無聲不知末章正寫此句未盡之意也

此詩狩苗錯出徐氏六帖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四時之祭通言嘗烝也

四章傳曰言諸侯來會也周官行人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不時而見也殷見者王十二年不廵狩六

服盡朝王為壇而旅諸侯命以政焉夷厲以來諸侯不行朝覲之禮久矣宣王初立北伐南征威震中外以會同之禮合諸侯而因示以大蒐之典焉五等各以其爵尊卑有等貴賤有序旅見於天子但見行列之繹如也

五章及下章正寫田獵也射夫指諸侯及諸侯之臣同者齊其心力也助我舉柴助我舉此積禽之事猶云助我田獵耳

六章正諸侯助我舉柴之事上言射夫助我而所以助處尚未說出此則見其善射則助我也至矣詭遇而獲非善射也見諸侯宅心正大無詭譎之行而天子左右之善射亦在其中

補正游環脅驅所以禁驂馬外內出入蓋驂馬偏倚則服馬為所牽制而車行不調故兩驂不倚乃為御之善也

七章傳曰言不讙譁也疏云軍旅齊肅惟蕭蕭然馬

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按上二句正寫出徒御不驚之實末句又抽出頒禽一事言之言徒御既不驚矣而大庖又不盈也集傳終事嚴指上三句頒禽均指末一句

八章有聞如車行馬鳴有所聞也無聲謂無人聲也此篇雖寫車馬之盛朝會之衆而嚴肅意尤多蓋周室積衰人心渙散宣王力為整頓號令嚴明軍政修舉凡在從行之徒御來會之諸侯莫不震疊悚息極

其恪恭首二章兩言字令出而奉行維謹也三章惟聞選徒之聲徒衆無聲也四章列國奔命恐後也五六章助獵之諸侯無不守其常度也七章徒御不驚擾也一段嚴肅之氣聳人心魄故八章以有聞無聲結盡通篇之旨而末乃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此宣王自獵於畿内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召二公於成康之初皆以克詰兵戎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成之主溺於宴安耳況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易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彘雖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盡而兵威未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見矣宣王於積衰之後既會於東都又獵於畿内意在整頓人心張皇威武以成中興之業豈不偉哉詩中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便見大

禮舉行人心鼓舞為一篇主腦後序慎微以下非詩旨也

一章未田之前擇戊日祭馬祖既祭而車堅馬健觀三既字一孔字見天子舉行蒐狩雖在畿内之地亦正一事不苟夫然後可以升大阜而從羣醜也

二章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在涇陽三原二縣之間當涇水之東北漆沮之西南去鎬京百餘里漆沮舉其所近者非必實至其地也

三章左右從王獵者之左右也蓋從獵者有司也即車攻所云之子也其左右即車攻所云徒御也天子畿内之臣俱得以有司稱之所以别於外諸侯也田於畿内非以會諸侯故有司各率其左右之人善射善御以樂天子也

四章以御賔客且以酌醴為田獵作餘波謂全篇之意專重在此者非也賔客兼諸侯及羣臣言覲且以字言可以行燕禮且以之饗醴無不可也饗重於燕

酌醴惟饗禮用之如左傳王用饗醴命之宥之類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雁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人述流民之言以美宣王也

一章之子指有司劬勞指流民詩言有司奉命廵視見流民病困於荒野之中即可矜憐如鰥寡者亦不得寧居正如鴻雁于飛未知棲泊之所也傳以病苦

訓劬勞其指流民顯然之子于征劬勞于野與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語氣相似

鴻雁水鳥以中澤為安宅非中澤雖暫息旋又颺去流民以田廬為安宅非田廬雖暫停泊旋又轉從于野正對安宅言草棲露宿故見其病苦

二章于垣有相度有區處有董率便是還定安集處百堵皆作亦指民説其究對從前言之蓋不訴前日之病苦不見今日之安適也

三章傳云未得安集故嗷嗷然雖釋興義而大旨已了流民言我之初至于野固向之予訴之猶鴻雁之哀鳴嗷嗷也維此哲人知我病苦之甚下情得以上達而與以安宅若是愚人方以我為宣驕耳孰從而恤之此君德之不可怠也宣驕如恃衆脅制無故擾擾之類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因以箴之

王氏道曰此詩美宣王之早朝勤政也後序因王鮮克有終又見烈女傳載姜后待罪永巷故附因以箴之句遂致説者辭費

通篇不露勤政字不安於寢字但設為王之自言而一段宵衣之意自見於言外雅而近於風者也

郊特牲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孔氏疏云大戴禮天子百燎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恐非

庭燎之光王氏曰燎盛或曰燎始然對下晣晣則燎正盛也

集傳晣晣小明也嚴氏曰晣晣然其光漸小夜將盡則晨光漸逼燭光漸小車聲漸近

世學云周以斗建子為正夜半為朔朝會必以子時末章曰夜鄉晨明以晏朝為譏按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鄉晨而起不失為早豐說非也

不特未央未艾鄉晨為想像之辭即下三句亦想像

之辭也方見惝怳之景惕厲之神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朱子謂憂亂盖憂讒言致亂作此以規宣王也讒言者亂之根原亂者讒言之究極讒言至末方點出而以敬為去讒之方宣王天資儘高其不終厥德由於怠勝敬耳篇末拈出敬字正立德去讒之本

周至厲王亂極矣其故始於信任榮夷公宣王撥亂

反治讒言復興意是時必有詆毀老臣動揺社稷故詩人欲其將目前之亂一念之而知其不堪再裂也一章詩人意主疾讒而先從致亂說入言流水有入海之日飛隼有載止之時喻禍亂之必有止息也人欲止亂安可不念亂乎縱不憂吾身亦當憂吾親如之何其不念也念者念其致亂之由也隱隱注到讒言

二章水流以喻流毒之泛濫隼飛以喻召禍之恣肆

所謂亂也蹟行之之跡不蹟所謂鑿空行去不循其道也念彼不蹟之人知其載起載行如水流隼飛而不已安得不致亂也吾心之憂至於不可弭忘者恐禍亂至而無以救之耳

三章憂亂者非徒憂而已也當深念其致亂之由盖不蹟即訛言之事訛言即不蹟之言顛倒是非亂所由生也彼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欲止豈民之訛言竟莫之懲乎訛言者讒言也我深念之惟敬而已

敬以存心則清明而不惑敬以處事則正直而不揺

讒言或至立辨其姦其何自而興乎我友念亂亦敬

焉可矣前言兄弟邦人諸友統言之也此言我友親

之也規王而曰我友猶云敬告僕夫云耳

流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史記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死之宣王之信

讒有明驗矣或以史記云懿王之世周道始衰遂

以此當之非也

鶴鳴誨宣王也

傳云興也箋云興者喻賢人雖隱居人咸知之郝氏敬述之曰鶴良禽鳴深澤之中聲聞于野賢人修德岩穴令聞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非易也如魚潛于淵時或游泳于渚江湖自得未肯出潛輕受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惟落葉之籜有德在上無德在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砥礪治功如他山之

石為磨錯之用其受益豈可量乎

集傳云比也朱氏善述之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君子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也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

按二說並是然傳則偏於一事集傳無所不包宣王質地儘高詩人以易之取象為詩之微旨三百篇中別具一體

鶴鳴二章章九句

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醜化好者矣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詩序補義卷十五